



紫帽山上古韵存

叶荣宗

紫帽山,泉州境内四大名山之一。紫,山的颜色,青葱翠绿;帽,山的形态,宛如纱冠。

因与泉州的清源山隔江对峙,紫帽山早期也被称作“对山”。南宋泉州知州王十朋描绘道:“清源水接南溟间,紫帽山齐泰岳乔。”号称“泉州第一通”的陈紫峰(陈琛)诗云:“清来源水寒生北,紫染帽峰秀出南。”现代作家郁达夫游泉州时也发出感叹:“野分牛女领泉州,紫帽蓝溪景最幽。”

出生于紫帽园坂村的著名诗人蔡其娇,在《紫帽凌霄》序文中写道:“唐、宋、元、明、清以来,隔江对峙的紫帽山和清源山,并列为泉州两大名胜风景区。文人、游仙家、释子、儒生、武将,曾在紫帽山留下行踪和墨迹,遗有书室和墓地。寺院、岩塔、洞窟、溪潭,分布在数里内。也有石筑古道,也有片片松林。飞泉流翠,鸟啼风吟,山花茶果,紫气常罩。拾级绝顶,身临凌霄,可以观晋水,可以望远海。”一段文字写尽紫帽山,让后人几近无语。

天下名山僧占多,处于“泉南佛国”的紫帽山,自然成为佛家、道门和儒者的首选地。建于盛唐的安福寺、尊胜院、普照寺、古玄寺,是释子诵经参禅的古刹;金粟洞、一真洞、盘古洞等,是道家修炼的胜地;妙峰堂、珠明院、草亭、小丹丘等,是儒家理学研读的书轩。

好山好水,往往是官宦与名贤的钟情之地。自唐代“开八闽文教之先”的欧阳詹起,至清代闽地最后一位状元吴鲁,数千仕子与才俊,无不与紫帽山关联。蔡清的《四书蒙引》、林希元的《四书存疑》、陈琛的《四书浅说》、王振熙的《四书达解》,被称作明代泉州易学

四大名书,而他们都是泉州府晋江人,更是紫帽山的拜者与常客。

生所向往,死亦寄托,紫帽山承载着不少仕子的期望与梦想。他们身心所依、情愿归附,早把自己的名号冠以“紫”字。如陈琛号紫峰,苏浚号紫溪,王承箕号紫南,李贯号紫崖,苏隋号紫云,陈诏号紫台,田岷号紫山,何远亮号紫屏。更有不少泉晋名宦贤士归天之后,葬于紫帽山中,山林为伴,魂归故里。

登高方能见奇峻,无限风光在险峰。紫帽山主峰海拔500余米,主峰上又分为左右两峰,这两峰是乐游者必达之颠。

左峰上有个金粟洞,最早为唐代道士郑文叔的修炼处。相传,宋宁宗皇帝曾亲笔题赠“金粟之洞”四字。元代龚丙有诗云:“千年世界藏金粟,半夜星辰绕玉梯。”

右峰上矗立着凌霄塔,为明代嘉靖初年晋江知县主持兴建。凌霄塔作为泉州城的文峰,上世纪90年代重建。塔高五层,逐层上缩;塔形八角,塔顶为葫芦状。

当人们步入紫帽山,本该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然而“百心石”却让人心潮澎湃。心字中三个点的分布变化各不相同,寓意空心、多心、坏心、偏心、无心等。传言若找齐百心字,不成仙也当得福。

紫帽山西南麓,有一个千年古村称为紫星村。村上的王氏宗祠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已有630多年的历史。风水宝地,自然有人栖居繁衍。有人,就会有故事。

如今,紫帽山上高高的气象塔楼,拔地擎天,遥望可见,似以一种热情相迎,又以一种畅快相敬!



《紫帽双峰》秦越摄



冬日絮语(组诗)

郑东升

梦

小鸟叽叽喳喳
惊扰我冬梦
我推开窗
小鸟飞走了
我的梦也难圆了

冬季

北方的冬天,很冷
沸腾的火锅
开始煮酒论英雄
多情的酒
再一次,为我们讲述
冬天的故事……

那时

那时,绿皮火车
慢悠悠
那时,汽笛声很长
那时,我很年轻……

幸福

看到一段话
幸福就是
两个傻子在一起
笑容灿烂
且有说不完的废话!
顿悟
原来幸福这么简单
但谁是真正的傻子呢?

冬至的夜

又是冬至
当万物都被埋葬
霜霰的雾凇
给了冬的模样
冰冷的风无限漫延
像钢刀的齿刺痛着脸颊
好想找一个避风港
像蜗牛蜷缩于壳里
或依偎在昏昩的小巷取暖
但注定在今夜
只能哆嗦着,等待
下一个明天

惩罚

有一种爱
激励着我
让我豪情万丈
有一种痛
鞭策着我
让我信守誓言
在爱与痛的抉择中徘徊
选择前者
放弃应信守的誓言
终于,走不动了
也许,这就是爱的惩罚

光阴

什么时候
鬓白如霜
青葱的少年
跑不过光阴流逝
衰老的过程
连镜子都在叹息
四季变幻着
讲迷秋硕果
冬的丰藏
我依旧在冬季里奔跑
但已不是青葱少年的模样

成长

一棵老榕树
记不清多少岁
是我童年的欢乐
那时
它坚韧的树干
像两只厚重的双手
一只手
攥着大地的梦
一只手
托起我快乐地成长!

傲梅

雪花飘落
宛若妩媚的仙女
在银白天地间
翩翩起舞
谁能于红尘中不染
在冬的深处
一朵梅花
在洁净的枝头
孤傲地绽放!



作者简介:郑东升,晋江人,晋江市政协委员,被评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系中国楹联学会理事、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泉州企业家书法协会主席。



鸟事(外一章)

荣兄

鸟不知人心,人不懂鸟事。

——题记

“你这地还是缺点什么!”老王的眼睛溜溜地转了一圈,扔下这么一句话:“花有了,草也有了,鱼也有了,就是缺个鸟。改天到我哥们那儿,给你搞两只鸚鵡过来。”

以为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春节过后没多久,有一天,老王真的提溜着一个鸟笼来了。里面养着两只金黄色的牡丹鸚鵡。老王说,他也不知道,这两只鸚鵡是公还是母。

刚到时,这两个小家伙非常怕羞,见人就躲进小房间里。我一离开,它们就出来,叫声尖利,吵得好几层楼里的人都听得到。有时,还会偷偷伸出头来瞅瞅,看看有没有人。一位美女姐姐见到这两只可爱的鸚鵡,总是挤在一起亲热,非常欢喜,给它们起名叫“唧唧”“我我”。

那天,感觉鸚鵡的叫声,有点特别,反正有哪不对劲。到鸟笼前一瞧,糟了!一只鸚鵡倒在笼里,身体好像已经僵硬。另一只就守在同伴的尸体旁,嘶鸣,偶尔还啄一啄它的羽毛。顿时,我被溶化了:鸟跟人一样,也是有感情的。

算起来,它们来这里,才一个月多,我还没有分清哪一只只是唧唧哪一只是我我呢!心里还是有点不舍,我把这只鸚鵡安葬在花园的树下。

就算唧唧走了,留下的是我吧!随后几天,我都听到我我凄凄切切的鸣叫,那叫声催人肝心。我想,那一定是悲伤,一定是孤独!得给它找个伴,也许能慢慢消除它的孤独它的悲伤。

有一天中午,刚刚起床,就听儿子在叫:“老爹,有只鸚鵡飞到阳台来了。”顿时,心头一惊:天意啊!到阳台一看,是一只绿色的鸚鵡,站在晒衣杆上。

我爬到椅子上去捉,它没有飞走,而是在阳台上飞来飞

去。我推开阳台的推拉门,轻轻地一挥手,这只虎皮鸚鵡就自己飞进了房间。我给它起名叫“天赐”,也不知道这只鸚鵡是公是母,跟原来的那只合得来吗?

这一天,是唧唧过世的第六天。我想,也许这是唧唧为我我找来的伴。

刚刚合笼时,我我非常排斥天赐,见到就啄,害得天赐上蹿下跳。晚上,天赐都躲得远远的,窝在最底层的一个角落睡觉。吃饭的时候,总是被赶走。

不知过了几天,我我和天赐开始相安无事。我我的叫声也不再那么凄厉。那天,我出差几天回来,忽然发现我我和天赐圆房了:双双躲在窝里,探头探脑的。尽管这两只鸚鵡没有当着我的面亲热,但我还是可以肯定,它们是一公一母。

之后,它们就常常依偎在一起,也不管我是否在场,都肆无忌惮地亲嘴。有一次,突然发现它们不仅亲嘴,我还给天赐嘴对嘴地喂食,真的令我啧啧不已。

再后来,发现它们有了不良嗜好,就会想方设法,把垫在笼子下的报纸啄上来。啄成细细松松的纸团,还叼到窝里去。为此,我特意清理了好多次。

那两天,因为要去青海湖骑行,行前得准备好多东西,所以我忙得手忙脚乱。忽然,一眼望见,昨晚刚刚清理的报纸又被啄得乱七八糟,我我还在那非常认真地啄着。顿时,我七窍生烟,一脚踹过去,险些把鸟笼给踹扁了。

有几天,我发现天赐经常躲进窝里,只有我我独在窝外。这很反常。那天下午,我忽然心血来潮,轻轻地打开窝门一瞧,顿时惊呆了:里面有三个蛋,边上堆着松松软软的报纸团。

原来,鸚鵡在为我即将出生的孩子做准备。我错怪它们了!也许,10天后,等我我从青海回来,一窝的小鸚鵡,将叽叽喳喳地欢迎我凯旋!

鸟殇

小可爱走了!没有任何征兆地走了!

小可爱是8月15日来到我这儿的。我不知道,那时你出生多少天了;我只知道,到今天你已经待在这整整67天了。

下午发现时,你整个身体软软地趴在笼子的垫板上,脑袋别在翅膀里,身体好像有微微的哆嗦,这才感觉你还活着。

你是不是饿的?我看看水槽和食槽——水槽的水还有,食槽里空空如也。我用树枝动了动你,你只是非常缓慢地挪出脑袋,微微睁开眼睛,随即又重新埋进翅膀里。食槽添加了玉米,但是你一粒都没动。

你是不是受寒了?这两天降温,正想去问问人家,该采取什么措施,给你保暖。还没来得及问,你就成这样了。你还有救吗?情急之下,我忙着去搬救兵。但是,等电话接通以后,你已经走了,因为你的头伸

出来了,身体伸直了,眼睛也闭上了。

你是不是太孤单了?或许你向往着自由的天空,向往着大自然的广阔,向往着无忧无虑的牢笼,而自我折磨的?所有这些,已经无从知晓。

小可爱是一只七彩文鸟。靓丽的羽毛,小巧的身子,敏捷地蹦跳着;细细的悦耳的叫声,是那么温柔、动听,如清风拂过竹林,如细雨滴落瓦片……

小可爱就这么突然走了!我心有不忍。曾经因为你的活蹦乱跳,弄得满地都是鸟食,气得我狠狠地揍了你几次。现在想来很是内疚,真不该对你那么凶。

本想等到年底,把你送到小七那儿,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没想到,鸟的一生应有的天伦之乐,你还没享受过,就这么匆匆地走了。

哎!正是:鸟不知人心,人不懂鸟事。



流进生活的河流

张百隐

从东石潘径1号路进入,香樟树掩映的潘径溪碧绿而清澈。搁在远方山头的夕阳投射来柔和橙红的光,让整条溪泛着波光,宛若一席灵动的金绸缎,熠熠生辉。溪水缓缓,碎步往前,一路向南蠕动,经过工厂、学校、海边人家和小树林,到了出海口,经过水闸,便汇入浩瀚的大海。这是河道的归宿,是每条溪流完成滋养的使命后要回的家。

于是,每次走完这一公里长的溪岸,总会有些思绪。溪岸上绿草如茵,两旁路面宽阔整洁,讨海归来的渔民来来往往,说说笑笑。可以说,潘径溪已经融入村民们的生活。

张老伯是个讨小海的渔民,他常说跟大海打了30年的交道,已经成为挚友。他可以看潮汐测天气,找路抓螃蟹;驳杂交错的水路,他可以轻易找到任何方向;大海的脾气,他了如指掌;但他无能为力的就是岸上这条臭水沟。他描述道,往年六七月间,每次讨海回来经过溪道,都会捂住口鼻,然后埋着头快速通过。墨色般的河床、淤堵的泥沙混杂着各色垃圾,无路可走的溪水被熬成死水、滋生蚊虫,一股酸腐刺鼻的味道弥漫开来,成了附近乡亲生活的困扰。老伯说,更可怕的是内涝,大雨不停,水位上涨,即使开闸放水,也是杯水车薪,旁边农田遭殃,路面积水,垃圾横陈,原本的交通要塞却成了堵在村民胸口的墙。这条溪道成了依附在土地皮肤上的一道伤口,发炎溃烂、拙劣狰狞。

如今,整改后的潘径溪,成了村里一道风景。张老伯不管是讨海归来,还是茶余饭后,都习惯坐在潘径溪旁的石椅上,悠然地抽着烟,和环卫阿姨侃侃。看着清澈的溪水,水里自在的鱼,以及偶尔栖息在缓坡上的水鸟,有时候还拿着手机,站在桥旁,要把这个溪道连同周围的楼房存在相册里。过往的乡亲,经常打趣他:“河长看河来了?”张老伯笑着回道:“这水可比你的脸都干净,不信来照照镜子。”说完,大家都笑得俯仰后仰。

如果把大地比作人,那么长在大地上交错的水系便是人身上的血管,正是这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奔流,才构成所有完整生命——一座村庄,一座小镇及土地上的每一个生灵。整治河道水系,其实就是对生命的负责、对家园的担当。

潘径溪源于达群水库,自北向南,经过多个村庄,最终汇入大海,奔向围头湾,滋养沿岸六七平方公里的土地。时过境迁,后来部分支流干涸堵塞,淤泥沉积。政府举起整治大旗,开始大刀阔斧清除淤泥。约一公里长的溪道两侧,砌起了护坡,植被绿化;加装了护栏,搭建拱桥,建立起污水处理站。这下子,溪道显得干净整洁,溪水相比以往清澈了许多。整个溪道面貌焕然一新,人们重新接纳这条溪流,视为馈赠,并自觉维护它保护它作为回馈。整治后的溪道,就是所有的人都该参与的故事。疏通的渠道,靓丽的风景,美好的故事,每一笔都值得倾力付出。

背井离乡的人,需要沿河而居,才有家的模样。晋江的名字,就来源于那场“衣冠南渡”;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扬州的钟鸣鼎食其实是京杭运河的恩赐;珠江两岸,黄埔滩头、长江沿岸、松花江畔,那些有着湖海溪河养护的土地,都有我们关于美好的期待。大江有大江风范,小河有小河的确幸。善待每一条河,如同善待每一个自己和每一个生命。

儿养了只京巴狗。没多久,我早晨起来发现,京巴仍在狗窝里酣睡,而卫生间里它的食盆前却有老鼠在进食。之前想说如今住在七层高的楼房了,老鼠怎么可能登堂入室?仔细观察一下,原来它应该是沿着户外的排水管道溜进来的。气急败坏之下,我去超市买了几块粘鼠板,在卫生间、厨房灶台上布阵,大张旗鼓了几个晚上,却没有斩获,同时还担心京巴不小心会被粘上。一个夜晚,我正独自一人在客厅观看电视节目,抬头看到一只老鼠居然从电视机上方的吊顶凸出部探出头来。哈哈,原来它把洞穴选在吊顶里面了。当晚,我不动声色地看完电视节目,悄悄搬来人手梯,找到吊顶的空隙处,在两头各安放一块粘鼠板。第二天一早起床,爬上梯子巡视,它果然被我“擒下”。我盖上粘鼠板,把它放在塑料袋里,扔到楼下垃圾箱,然后吹着口哨,得意洋洋地“班师回朝”。

退休后,我搬到郊区居住。没过多久家里也发现了鼠迹,而且不止一只。这次我多买了几块粘鼠板,薄的厚的都有。先是使用了薄的,结果发现“一分钱一分货”,这话一点儿也不假。第二天起来,照例想打扫一下“战场”,却发现薄的粘鼠板上有几许残留的鼠毛,唯唯不见“伊人倩影”,明显是被粘住以后挣脱而去。后来就使用厚的粘鼠板。一次半夜醒来,发现床前的工艺柜上老鼠的眼睛闪闪发光,似乎在与我对视。起床捕捉不到,想想就把两块粘鼠板各放在两个床头柜下。天刚蒙蒙亮,听到“吱吱”作响,低头一看,一只老鼠躺在床右边的床头柜下的粘鼠板上挣扎,奄奄一息,还未断气。我赶紧起来收拾一下,装袋扔到小区垃圾箱里了事。另外厨房里的老鼠,几次三番咬破燃气管外皮,从洗碗盆下钻到消毒柜里面,再顶开柜门出来,在灶台上找吃的,被我几次起来做早餐时发现。粘鼠板摆在两个柜前,把门打开一些,它却不上当,不出来就是不出来,你奈我何?斗智斗勇,我考虑再三,把粘鼠板直接放入洗碗盆下柜子里,并关上柜门。第二天早起未做饭先开柜门,阿弥陀佛,果然被我逮着了。见到老鼠躺在粘鼠板上蹬腿喘气,我立刻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它应该是通过地下排水管道,趁夜从屋外溜进来,黑暗之中不慎着了我们的“道”。

与老鼠的多年交锋,招数不少,用狗、用猫、用粘鼠板,还要注意排兵布阵,因地制宜,这是不是也应了那句老话“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呢?

许多年来,我与老鼠有过数次“斗争”经历,觉得意义“非凡”,现一并记录在此。

记得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在农场劳动锻炼。到了晚上休息,老鼠肆虐,经常在蚊帐上行走自如,把我好好一顶蚊帐咬得千疮百孔。眼见一顶新蚊帐不久就成了“百衲大褂”,只把那些老鼠恨到咬牙切齿,可我又奈何它们不得。开始只是在半梦半醒之中,听到开头有声音,我一脚踢向蚊帐,听到“吱吱”声响,老鼠掉到地上后“落荒而逃”,但是隔夜仍旧潜来。情急之下,想起农场养的几只黄狗,虽不是猫,也许管用。遂夜不闭户,一听老鼠声音,马上招呼一进群狗们。说来也怪,这些狗狗一进房间,东嗅西瞅,几声闷哼,连已经上了房梁的老鼠都吓掉下来,被狗们撕扯一番,叼到门外埋上饱餐一顿。连续一段时间,老鼠逐渐消失,不再前来滋扰,我才开始睡上了安稳觉。离开农场多年,让我对那几只大黄狗仍然心感感戴之情。

后来我回了城,住在泉州市区百源清池旁边。我家当时在一楼,老鼠到底是通过围墙外的八卦筒,从厨房窗户还是卫生间窗户进来,我至今没有弄明白。它们经常把家里的米袋子咬破,把吃剩的花生壳散落在客厅沙发后面,还在厨房灶台的白瓷砖上留下一行行“示威”的足迹。我尝试用过向街上小摊贩买来的老鼠药,老鼠夹,结果发现老鼠都不“上钩”。一日恰巧老家亲戚过来,讲到他家母猫生了一窝小猫,而且猫妈妈之前捕鼠很是神勇,怂恿我养上一只。没多久,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猫就入驻我家了。小猫长势很快,很快就开始“上岗”了。偶尔会发现它神速叼着一只老鼠,从我们为其开辟的一扇小窗门一跃而出,躲到屋外空地角落觅食一顿。后来能吃腻了,它咬到老鼠后会弃尸现场,那模样血淋淋的,真的是有点吓人“惨不忍睹”。发现后会气冲冲打扫“战场”,喷上一些空气清新剂,化解一下“血腥场面”。在花猫的雄威之下,慢慢地,我家的鼠患绝迹了。

过了几年,我家换了房子,这次花猫已经送给乡下亲戚,而女



斗鼠记

倪怡方

“小老鼠,上灯台,偷吃油,下不来。”幼时念着童谣,还觉得老鼠有点儿稚嫩可爱,随着年龄增长,渐渐对它没了好感。你看,“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还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听上去就一点儿褒扬的成分都没有。

现实生活中,不论是住宅还是办公场所进了老鼠,那可都是“祸患”连连。

许多年来,我与老鼠有过数次“斗争”经历,觉得意义“非凡”,现一并记录在此。

记得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在农场劳动锻炼。到了晚上休息,老鼠肆虐,经常在蚊帐上行走自如,把我好好一顶蚊帐咬得千疮百孔。眼见一顶新蚊帐不久就成了“百衲大褂”,只把那些老鼠恨到咬牙切齿,可我又奈何它们不得。开始只是在半梦半醒之中,听到开头有声音,我一脚踢向蚊帐,听到“吱吱”声响,老鼠掉到地上后“落荒而逃”,但是隔夜仍旧潜来。情急之下,想起农场养的几只黄狗,虽不是猫,也许管用。遂夜不闭户,一听老鼠声音,马上招呼一进群狗们。说来也怪,这些狗狗一进房间,东嗅西瞅,几声闷哼,连已经上了房梁的老鼠都吓掉下来,被狗们撕扯一番,叼到门外埋上饱餐一顿。连续一段时间,老鼠逐渐消失,不再前来滋扰,我才开始睡上了安稳觉。离开农场多年,让我对那几只大黄狗仍然心感感戴之情。

后来我回了城,住在泉州市区百源清池旁边。我家当时在一楼,老鼠到底是通过围墙外的八卦筒,从厨房窗户还是卫生间窗户进来,我至今没有弄明白。它们经常把家里的米袋子咬破,把吃剩的花生壳散落在客厅沙发后面,还在厨房灶台的白瓷砖上留下一行行“示威”的足迹。我尝试用过向街上小摊贩买来的老鼠药,老鼠夹,结果发现老鼠都不“上钩”。一日恰巧老家亲戚过来,讲到他家母猫生了一窝小猫,而且猫妈妈之前捕鼠很是神勇,怂恿我养上一只。没多久,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猫就入驻我家了。小猫长势很快,很快就开始“上岗”了。偶尔会发现它神速叼着一只老鼠,从我们为其开辟的一扇小窗门一跃而出,躲到屋外空地角落觅食一顿。后来能吃腻了,它咬到老鼠后会弃尸现场,那模样血淋淋的,真的是有点吓人“惨不忍睹”。发现后会气冲冲打扫“战场”,喷上一些空气清新剂,化解一下“血腥场面”。在花猫的雄威之下,慢慢地,我家的鼠患绝迹了。

过了几年,我家换了房子,这次花猫已经送给乡下亲戚,而女